

愿我们
可以被原谅

(下)

MAY WE BE FORGIVEN

A. M. Homes

〔美〕A.M. 赫美斯 著
索析 译

愿我们 可以被原谅

(下)

MAY WE BE FORGIVEN

〔美〕A.M. 赫美斯 著
索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回家的路上，我在A&P^①停了一下。我并不常逛这家店，只是偶尔光顾而已。有个女人从我进店起就一直跟着我，我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你在跟踪我？”

“我？”

“是你吗？”

“难说，”她说，“大多数人都在这过道上来来回回，都是成排结队的，除非你有自己的行路规则，否则你必然会撞到同一个人至少两次。”

“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之前见过吗？”

她耸耸肩，好像这根本无关紧要。“你要哪一种蛋糕？”她问。我们正走在冷冻食品区，停在了甜品区。“磅蛋糕^②，还是加霜糖的？”

“我从没买过蛋糕，”我说，这是事实，“如果我要买蛋糕，我想我会去蛋糕房。但我不太爱吃蛋糕。”

“我觉得年轻人喜欢糖霜蛋糕，老年人喜欢磅蛋糕。”她说完，将一份“莎拉·李”牌的磅蛋糕放进手推车里。

“你看上去并不老啊。”我说。

“我的内在很老。”她说。

“那么，你多大了呢？”我打量了一下，她很瘦，是很健美的那种，几乎可以称得上线条匀称，有一头金棕色的长发。

“你猜。”她说。

① A&P 全称为 the Great Atlantic and Pacific Tea Company (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美国知名连锁超市。

② 一种重糖重油蛋糕。

“二十七。”我说。

“我三十一岁了。”她说，“你对年龄的判断力很糟啊。”

我继续推车往前走，或许我应该感激她的关注，但此时此刻我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而是专心地挑选狗饼干和猫砂……

她又打断我，问：“你是动物爱好者吗？”

“我家的猫生了小猫。”我说。

“我一直都很想养宠物，”她说，“但我父母坚决反对，我爸爸会说：‘它们在泥巴里翻滚。’我妈妈会说：‘我就是这么养大你和你姐姐的。’”

“你已经三十一岁了，”我说，“我想你应该能自己做主了吧？”

“我最近养了只猫，”她说，然后她顿了一下，“我能看看你的小猫吗？可以吗？我去你家一起吃什锦小吃，如何？”她边说边往手推车里扔了些冷冻芝士泡芙。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于是，当我推着手推车进入A&P停车场时，她仍在我后面，紧跟着我，几乎快要贴着我撞上来了。她的车和她的人一样莫可名状，那是一辆看不出什么年代的小型车，万里挑一的那种。我开车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并不是我挑选了她，而是她挑选了我，这更让我紧张了。为什么她偏偏选择跟踪我呢？通常人们作自我介绍总应该有什么理由吧，这也是文明社会被称为“文明”的原因吧？这也是为什么这世上会有盛大的城堡舞会或者会有人介绍信这种东西吧？

我把车停在家门前的车道上，她的车就停在我的车后方。她也跟我一样钻出车，手里拎着一袋速冻食品，问我她能否暂时把她的东西放在我家冰箱里。突然间，这一切都显得尴尬异常。她又不是恰好经过我家门口，问我借一个烤肉盘，真要是那样，我还能顺便教她怎么做葡式蛋挞。

泰茜冲我们大叫。

“这只大坏狗是谁啊？”她假装出幼稚的声音逗泰茜。

“没事儿，泰茜。这个女人是从食品店里跟过来的，她缠着跟我回家。”我说。

“是你邀请我来的。”她弯着腰对泰茜说，“他说，‘你想来我家一起逗小猫咪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嗯……”她对狗说，而泰茜则摇着尾巴，很享受被关注的感觉。

我把买回来的东西放好，问她想喝咖啡还是茶。

“来杯酒如何？”她问。

“行。”我跑去乔治的酒柜去找酒，翻箱倒柜地只想找一瓶未做特殊标记的，比如，比较廉价的酒。“你知道，”我一边翻找一边说，“这不是我的房子。”

“哦？”她说，“你看起来好像熟悉每样东西的位置。”

“这是我弟弟的房子，我只是在这儿代为看管。”我找到一瓶长岛霞多丽^①，看上去像是某人带来参加野炊的礼物，不像是乔治从他的“走私酒贩”那儿弄到的尖货。“你经常这么干吗？”我问

① 无甜味白葡萄酒。

她。

“怎么干？”

“在商店遇到个男人，跟他回家？”

“不，”她说，“我只是在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干什么？等待五点钟在扬克斯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吗？”

“小猫在哪儿？”她问。

“楼上，”我说完带她去了主卧室，这里自从成为“小猫幼儿园”之后就没怎么整理过。

“哦，我的天哪！”她惊叫，匍匐在地上，朝那些小猫爬过去，“它们实在太可爱了。”小猫确实很可爱，它们现在已经可以稍微走动、自己玩耍了，猫咪妈妈似乎也很希望我和它们一起玩耍……我为它们的盒子更换了毛巾。

“又要洗一堆东西了。”我说。

她抱起一只小猫，揉搓着她的小脸，猫妈妈看上去有些不太高兴。

“最好别随便抱它们。”我说。

“对不起。”

我看着她双膝双手都伸进了相当难闻的“猫窝”里。

“你有老公吗？”

她摇摇头，没有。

“男朋友呢？”

“之前有过，现在没了。”她说。

我们一起和小猫玩了一会儿，又回到楼下去。我条件反射地打开电视机，好像我需要某些背景画面的支援，需要更多的声音，

像模拟鸡尾酒派对似的。我一按下按钮就想到了乔治，他总是让家里的电视机开着。

我看着那个女人。“你妈妈告诉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是对的。”我说。

“我们能换个台吗？”她问。

我以为她是暗指换个话题。“当然，”我说着，假装自己的肚皮上有个按钮，按了一下——哔哔，换台了，“你饿了吗？”

“不，我是说真的，我们能不能换个电视频道？我需要让大脑清醒一下。我们可以换个不一样的，不要这种‘头条新闻’，而是真人秀，你知道，比如《好汉两条半》^①？你知道，让人振奋的那种？”

一部由可卡因瘾君子外加性滥交者组成的节目，竟然称得上让人振奋？我心里这么想，但嘴上什么也没说。“是的，当然，”我换了个频道，“你知道这大笑声不是真人发出的。”我说。

“以前是的。”她说。然后我们就再无话可说了。“这里有点儿冷。”

“你想加件毛衣吗？”我记得前厅的衣柜里还有简的东西。我找出一件柔软的洋红色毛衣给她。

“这么说，你结婚了？”她说。

“是我弟弟的妻子的衣服，她去世了。你可以留着这毛衣。”

“这可是羊绒的。”她说话的语气好像她有义务让我知道我送的这件衣服价值不菲。

① 哥伦比亚公司播出的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离婚后被前妻抢走几乎所有财产的艾伦带着儿子杰克突然拜访哥哥查理家，打乱了查理悠然自得的生活。

当她穿上毛衣的时候，我想起了简穿着它时的样子。我想起我曾注视着她的胸部线条，迫不及待地想去触摸，想着触感是不是和看上去一样精致、性感。而现在，毛衣穿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感觉完全不一样，但也不差。

“来点儿小吃？”她问。

“你想让我给你做芝士泡芙？”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吃？”她这么一问，不禁使我猜想，她在超市买那些芝士泡芙是干吗用的？是要留在别的更好的场合吃吗？

我翻了翻冷冻柜，找到些猪肉卷，扔进烤炉里。

“滚烫的。”十一分钟后，插播第三条广告的时候，我一边端上猪肉卷一边说。

“我从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在家里做着吃。”她说。

“不好意思。”我不太理解她的意思。

“我以为猪肉卷这种食物只能餐厅里吃到。”

她用热狗沾芥末酱放进嘴巴里，说：“哇哦，我喜欢这味道，很爽。这是什么？”

“你说芥末酱？”其实我在想：“你怎么会连芥末酱都没尝过？”

吃完小食，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视，随后她说她还是很饿。

“这附近有什么外卖吗？”

“不知道。”我说。

“我知道一家披萨店。”她说。

“中午吃过了，”我说，“中餐怎么样？”

“他们送外卖吗？”

我给我常光顾的那家中餐馆打电话。“是我，”我说，“半份酸辣蛋花汤先生。你们送外卖吗？”

“你病了？不能自己过来吃？”

“就当 I 病了。”

“好吧，你想点什么？”

我看着那个女人。“我常点的那种汤，双份。两个鸡蛋卷，一份木须肉，一份糖醋虾。你还要别的吗？”我问那个女人。

“特大的幸运饼。”她说话的声音很响亮，足以让电话那头的点餐员听到。

“要几块？”

“六块。”她说。

我给了他们地址和电话号码，并打开了屋外的灯。之后的几分钟里，我们闲谈了几句，由于担心他们找不着这栋屋子，我建议在外面等。我们弯腰坐在房子前面。在春天的傍晚，坐在屋外看落日逐渐消失在暗下去的天际，看远方古老茂密的树木的轮廓，闪着鲜亮光泽的绿叶，还有意外的微风轻拂着脸，不得不说这感觉有那么一点动人，不禁让人觉得活着真好。

我深呼吸一口气。

“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她说，“那时我们会早早地吃完晚饭，在爸爸回家之前坐在外面，期待冰淇淋卡车的到来。我最喜欢草莓松饼味，还有巧克力泡芙味。”

“我小时候根本不被准许吃那种卡车上卖的冰淇淋，”我突然想起来，说，“我妈妈觉得小孩就是因为吃了那个才得小儿麻痹症的。”

泰茜在院子里辛勤“劳作”，这儿闻闻，那儿嗅嗅，灌木丛、

水仙花，连刚出土的百合花都不放过，一会儿在这儿尿一尿，一会儿去那儿尿一尿。

“它被训练得真好，”女人说，“它似乎对外面大街上的一切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它讨厌大街。”

中餐馆的高老板开着他那辆写着自家饭店名字的本田越野车，停上了马路牙子。

我朝车子跑去。高老板坐在驾驶座上，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个看上去挺沉的棕色纸袋，里面装着我们的晚餐。车子里的味道闻起来美味极了。

虽然可以轻松地从车窗把餐包递给我，穿着中式主妇裙的女主人还是从车里下来。“叮咚，快递来了。”她假装我面前有个看不见的门铃，按了一下说。

“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客气地跟她打招呼。

“很好，”她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我最近一直很忙。谁在看店？”

“福先生，餐厅领班。他在我们这儿做了很长时间了。”她说话的时候瞅了一眼房子，赞叹道，“很漂亮的地方。”

“谢谢。”我边说边从钱包里拿出钱。

我付了钱，她把餐包递给我，然后双手插进裙子两侧的口袋里，再两手紧握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

“选一只手。”她对我说。

我指了指她的右手，她将拳头翻转过来，朝上摊开。她的手上塞满了白色的果冻薄荷糖，我记得他们的收银台上摆着很多这种糖。“这是给你的‘不给糖就捣蛋’。”她说。

“谢谢，”我拿过一颗糖，剥开放进嘴巴里。她将手里剩下的糖也倒在我手心里。这算是一种甜蜜的小把戏吧！

那个女人躲在后面，站在大门附近的草坪上，似乎不太想被别人看到。

“下次再光临哦。”餐厅老板娘说。

“我会的，谢谢。”

我目送他们的车开走，才转身朝屋里走去。那女人早已经进屋了，正在厨房里找盘子和银餐具。

我们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有没有偷过任何东西。

“比如什么？”

“任何东西？”

“没有，但听起来你好像偷过。”

她点头。

“好吧，那你偷过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又吃了一口夹着卷心菜的木须肉，喝了口酸辣汤，慢条斯理地说：“一台三十七英寸的等离子电视机。”边说边细嚼慢咽。

“藏在你的衣服里偷走的？”

“不，藏在一辆租来的车子里。我必须偷，我已经和一台十三英寸的小破电视机待了很久了，还是没有遥控器的那种。是时候与时俱进了。”

“我是不是该担心一下，或许你来我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踩点，这样你和你男朋友下次就可以租一辆卡车来把我清理了？”

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说：“哦，不，我不偷别人家里的东西，只偷商店里的。我绝不会偷我认识的人的东西。”

“你认识我？”

“你懂我意思的，私人的和店里的是两码事。”

吃完饭，她将剩菜整整齐齐地打包，装回那个棕色的餐袋，塞进冰箱。

“吃饼干的时间到了。”她说。

“你想来些茶吗？”我问。

“还要酒。”她掰了块幸运饼干，掰开一个，又掰开另一个，每次都对结果不太满意的样子，直到最后掰开第四块幸运饼干，读到“你的好运从现在开始”才罢手。

我们又回到沙发上，继续看了一会儿电视。我想，我现在终于理解了电视的完美用途——它让那些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人有事可做，有话可聊。电视给了我们一个熟悉的空间。我突然对乔治以前所做的事情产生了新的尊敬，电视将我们这些美国人捆绑在了一起，我们是什么，就会看什么。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她说。

我点头。我并没有想到那事儿，但显然那事儿总是两个陌生男女待在一起的一部分，像菜单上的必点菜，在汤饭和幸运饼干之后送上。于是，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她的嘴唇突然像炸弹一样俯冲到我嘴巴里，给我一个沉沉的湿吻，吻的时候她的嘴巴还张着，真是一种奇异的天赋：让我情不自禁地予以回应。她的舌头插进我嘴巴里，又抽出来。她把衬衫掀起，从头上脱掉，将她自己作为礼物完全献给我。她的胸部比我期待得更大、更丰满，穿一件深蓝色带蕾丝边的胸罩，衬托出苍白的皮肤，显得尤为性感。她很娴熟地钻到我下面，捣鼓着我隐藏在私处已经变得硬挺的家伙，但当我伸手去碰她牛仔褲的扣子时，她则摇头表示不愿意。我遵从

她的意思。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狂热而急切地勾在一起，从皮沙发一直滑落到地板上。然后我高潮了，我们就这么结束了。我被遗弃了，喷了出来，我的弟弟耷拉在我的大腿上，像一团融化了的形状不堪的冰淇淋。而她则坐起身，穿回自己的衬衫，好像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她走进厨房，把她的东西从冰箱里拿出来，回到客厅，我仍站在地板上。“再见。”她以轻松的口吻跟我道别。

“你愿意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我知道你住哪儿。”她说。

她走了之后，我把自己清洗干净，整了整被弄乱的沙发垫，尽量不去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有多奇怪。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第二天早晨，一封挂号信正式告知我，我离婚了。快递员按了门铃，泰茜叫了起来，我签收了快递信。然后，瞧，我就这么离婚了，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难。

我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偷听大人聊关于婚姻失败的话题，妻子需要如何证明丈夫在外面偷腥，有时候还要“逮他个正着”。一些案例中，夫妻中的一个要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至少一两年，直至两人关系彻底破裂为止。

而现在，这张离婚证明书妥妥地躺在信封里，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披萨店的打折券和艾希莉发来的感谢函，用的是她的“私人专用”信笺，信纸上刻着“A.S.S.”标志。

艾希莉·莎拉·西尔弗^①。

① A.S.S 为此英文名（Ashley Sarah Silver）的缩写，而 ass 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屁”。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用缩写表示的时候很奇怪吗——ASS？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威廉斯堡之旅，这趟旅行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很多。谢谢你买的裙子、鞋子、羽管笔、墨粉、书写纸、封蜡、《风中奇缘》相关书籍，以及任何我忘记在这里写下的东西。你的朋友——艾希莉·西尔弗。另外，我知道你并不真的适合称为‘朋友’，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措辞——‘爱’这个字总觉得非常奇怪……”

除此之外，我还找到了一封来自治疗中心的信。

亲爱的家庭成员：

经董事会投票同意，建议将本中心从住院病人的心理健康中心转变成行政会议中心和研讨会会所。这次投票代表了敝组织未来方向上的转变，从治疗性组织机构变成激励和组织性研究机构。

如你们所知，本中心已经为其病人和家属以及我们周围的社区服务了长达五十五年。我们在业务重点上的这一次转变，代表了心理健康和相关卫生保健服务在其前进方向上意义重大的改革。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机构内部，也是跨越整个国家的行动。作为治疗领域内的典范，我们会从关注住院病人转向关注更多的门诊病人，成为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机构。

我们将和我们的病人及其家属密切合作，希望帮助病人更顺利地完成过渡期，无论他们将回到家庭还是为他们安排

的某个合适的机构里。我们希望能够在八月底之前完成这一转型。我们也将单独和您联系，为您做出最好的安排。我们很清楚，当您收到这样的信时，会产生一系列的情绪，产生很多疑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的医院工作人员或者联络处联系。

由于这个消息比较突然，我们很抱歉地使用了公共邮件方式传达给您，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此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前让您知道。

我们怀着深深的感激，感谢您让我们走进您的心、您的家以及您的精神世界。

谨致问候

约翰·特拉维特尼

治疗中心首席执行官

我立马打去电话。

“大概十天前，我们就在试图和您取得联系，”罗森布拉特说，显然，他也是某个被指定的“发言人”——“但是别的人接了电话，他说您去了什么殖民地，还说他得挂了，要帮助小猫咪‘出来’什么的。他建议我再打一下，在留言机留下详细的信息。但出于隐私的考虑，我觉得还是过一周再试着联系您。”

“那是宠物志愿者。我出城了，我家的猫生小猫了。”

“哦，”他说，“好吧，反正，我想你应该是收到了信。我们已经和乔治的律师，还有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些人联系过了，商量了一下怎样安置乔治才最合适。鉴于他的第一项起诉罪名现在已经被撤销，而他还处于另一项谋杀罪名被预审状态，所以你可以

把他转移到另一家‘医院’之类的机构里。我听他的律师的口气，他们想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呆在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监狱里，或许尝试一些‘非传统’的东西吧。但我必须补充一下，我已经和乔治谈过了，而且坦白告诉你，我觉得他已经厌倦住院机构了，我担心他会对参加什么团体治疗活动、临床职业疗法等等产生抵触情绪。如果最终报告反映出来的结果是强烈的不服从，那这对于案子的审判就会非常不利。”

“你是指他会搞砸壶套编织会之类的团体吗？”

“类似的情况。要知道，他对其他项目也不太擅长。”

“他从没有擅长过团体活动。你之前提到过非传统节目？”

“没错，”他说，“我最近一直在跟政府层面的人士谈，看看能否考虑接纳他进入他们正在进行的飞行员项目中。要知道，这很不寻常，没有把握之前，我不能说太多。我们下次或许可以多聊一点。”

“行，我会一直等着。”我说。

“我也是，等到八月份，”男人说，“世事难料啊！”

世事难料——好一句轻描淡写。

现在的我，最渴望的是正常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平庸的生活。我渴望那些在别人看来无聊透顶、在我而言却舒服极了的生活节奏。这么多年来，每个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日子，我都吃着一模一样的早餐——两片黑麦吐司，一片抹上黄油，另一片涂上橘子酱；我吃同一个牌子的面包、同一个牌子的果酱和同一个牌子的黄油。到了星期六，我会煎一个鸡蛋配黄油；星期天则要么吃

松饼，要么吃法式吐司。

遵从规律让我和克莱尔从中找到兴奋感。我们享受每星期五晚上外出吃晚餐，每个星期六宅在家里，每个星期天看一部日场电影，再从中国餐馆外带一些食物回家，如此一成不变。如果我们要在这其中增加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活动，就需要讨论一下了，看看这新增的活动对于我们的常规行程和计划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但是现在呢？我生活得就像是一场无止境的自由降落，只有当我被召唤去为别人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我的这种垂直降落才会因被打扰而减速。要不是为了孩子们、狗、猫妈妈、小猫咪和园子里的这些植物，我可能会什么都不做。

出于好奇心，我给社区服务部打了电话，咨询如何成为领养父母。我提出的问题是：只能接受被给予的孩子还是可以自己挑选孩子领养？

“我们对每一个孩子的安置都非常慎重。”电话里的女人说。

“当然，我知道……”所以电视节目里报道的那些领养父母才如此给人以希望，“我要问的是，要是我的一个有孩子的亲戚需要休息，他想要我收养这个孩子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

“您首先需要成为获得批准的领养父母。”

“这种批准需要什么手续？”

“一封意向书，一张申请书，一张合法的清算单，一封推荐信，家庭内部审查，医疗证明书，免疫证明书，律师和会计师的证明信，证明你不是为了私利才这么做的。”

“你们那儿所有的领养父母都要符合这些要求吗？”